

边塞

文艺丛刊

1

WENYICONGKAN

BH48 D2

I218.45
5
321

边 塞

文 艺 丛 刊

1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乌鲁木齐



A 636493

封面设计：李安宁

题图插图：李安宁 雷中屿 李其煜

汪嘉伦 丁志强 潘丁丁

刘鸿魁

《边塞》文艺丛刊

(1)

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 $\frac{1}{4}$ 印张 250,000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 10398·45 定价：0.78元

目 录

电影文学剧本

- 雪青马 孟海鹏 (247)
心 愿 (美术电影剧本) 顾汉昌 何玉门 (328)

小 说

- 约 会 谢 刚 (1)
骗不走的青春 宣树铮 (25)
闪光的宝石 丛 敏 (45)
喜 悦 朱光华 (71)
桃花小院 沈贻炜 (87)
迁 居 王锡维 (98)
我和大牛 孙山西 (116)
大河上的“扳道工” 王守运 (132)
献 身 (传记文学) 风 凯 (147)

——记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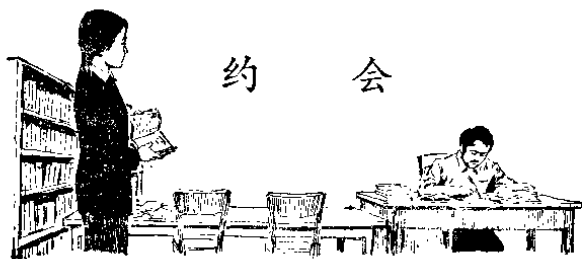
诗 歌

- 新疆诗笺 (三首) 华罗庚 (195)
苹果树·蟠桃·小天鹅 (三首) 杨 树 (198)

茫茫的边境 (二首).....	瞿 琰 (205)
天山筑路队 (三首).....	高炳浩 (210)
边塞春歌 (散文诗五则).....	汪建林 (216)

散 文

幸福城	官 鸣 (221)
寒春小站	倪秉衡 (228)
柿子熟了	吴北玲 (232)
红柳花正红	肖 汀 (240)



谢 刚

说来也怪，别人约会，不是在柳暗花明、风光旖旎的游览胜地，就是在华灯初上、霓虹陆离的剧场影院；我俩的约会，却总是在那偏僻、幽静的图书馆。别人约会，大多情话絮絮如抽不尽的丝；我俩见面却总是寥寥数语，相对无言……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从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化工厂的合成纤维车间，担任技术员。车间成立了一个技术革新组，正在研究一个新工艺流程的改革。我这个有机化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技术革新组的成员。和所有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我很希望自己能给周围的同志留下一个好印象。

上班第三天，技术革新组刘组长让我到市图书馆去查一个数据。我想，抄个数据嘛，还不是手到擒拿！临出门时刘组长

专门叮嘱我一句，要在哪一本什么工艺学中去查。我连书名也没听仔细，蹬上自行车便飞出了厂门。

市图书馆座落在一条僻静的大街上，车少人静，是个读书的好环境。

三楼的科技阅览室静悄悄的。管理人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正一面织毛衣，一面看小说。大概是我的脚步声惊动了她。她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我找到了有机化工方面的目录盒。啊，这么多书目！我要找的数据在哪本书上啊！我瞅瞅管理员，她仍然低着头。再看看阅览室，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前面墙角里坐着一个人，长着满脸的胡子，看来有四十多岁，正伏在书堆里。

怎么办？先把有关合成纤维的书目抄下来再说。我隐隐约约记得刘组长讲的那本书名，是一本什么“工艺学”。我便把有“工艺学”字样的化工方面的书名全抄在一张大纸上，交给了管理员。

管理员瞅瞅这一大堆书名，又抬头瞥了我一眼。我一下子脸红了。但她倒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表示。也许是因为来看书的人少，所以，尽管我这一大堆书目要给她添些麻烦，但总算是增加了一个光顾她这个冷落门庭的读者，也算是对她的一种安慰吧！我觉得她的目光还是挺友好的。

她给我捧来了一大摞书。哟，有几本还是外文的。大概是我没有注意目录卡上注明的外文字样，竟选了这些我根本看不懂的东西。但书既然已经捧出来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走进了阅览室。

整个上午，我抱着这一堆书，一本一本地翻着。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在哪一本书、哪一些

部分里去查找我所需要的那个数据。那几本外文书，除了偶尔认得几个词之外，连书名我也不会念。我想，干脆把那几本洋文书先扔到一边去吧！可是，正巧管理员进来擦桌子。为了免得让她看出我不认识外文的破绽，我赶紧拿起一本，随手打开一页，做出一种认真阅读的姿态来。等管理员擦完桌子，我才又在那几本汉文书中继续查找数据……真活见鬼，整整一个上午，我也没有找见那个数据。

下午，我继续着“海底捞针”的工作。整个阅览室还是只有我和那黑胡子两人，在对角线两端各占了一个位置。我心急地把书翻得刷刷响，可是那个数据始终没有在我眼前出现。时间悄无声息地溜走了，闭馆的铃声响了，我不禁“哎呀”一声，完全失望了。

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姑娘。刚参加工作，第一次接受这样简单的任务，就没能完成。星期一回厂怎么向同志们交代呢？一个大学毕业生，连一个现成的数据也找不到，同志们又将会怎样议论、嘲笑我呢？

管理员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连忙告诉我：“不要紧，姑娘，明天你还可以来。每个星期日我们这儿有一个固定的义务管理员。喏，就是他！”说着，她朝阅览室前面嗽了一下嘴，“我把你选的这几本书取出来留给他。”

我随意瞥了黑胡子一眼，他似乎没有听见铃声，仍然埋头读着书。我感激地朝管理员点点头，走出了图书馆。

第二天下午，我又来到图书馆。果如管理员所说，那位黑胡子正坐在管理员的位置上。因为整个阅览室空无一人，所以，这位义务管理员实在是无“义务”可尽。他只不过是把座位移到了管理员的位置上罢了。他好象在摘抄着什么东西。一

头蓬乱的头发显示出这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

“哎，同志！”我招呼了他一声。

“唔，唔。”他答应一声，好象是要把一段话抄完似的，没有抬起头来。

“请你把书给我取一下。”

他抬起头来，瞅瞅我。啊，这是一双多么熟悉的聪慧的眼睛啊！尽管满脸络腮胡长得那么长，但却掩盖不住那双充满活力的明亮的双眼。是他！我禁不住地喊出了声。他的胡子长得这么长，昨天我竟把他看成了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头！

“啊，是小妹……啊，赵凡君……”

小妹是我的小名。原来他一直跟哥哥一样，称呼我的小名。大概是今天觉得这个称呼已不妥当，所以又改称我为赵凡君了。他被这突然的相遇弄得有点手足无措。他指指长桌上的几本书。看得出来，他在努力掩饰自己：“昨天管理员……”唔，他说话仍象过去那样，常常说半句，留半句，只要对方能懂得就行了。

我点点头。为了尽快地结束这尴尬的局面，我捧起长桌上那几本书，走进了阅览室。阅览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我选择了一张离门较远但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他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我打开一本书，但却完全没有看清书上写了些什么。刚才那短短的会面，完全破坏了我翻书的情绪。真没想到，九年之后，仍然是在当年约会的地点，不约而见了。九年，虽然为时并不算短，但我相信我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而他竟变得黑胡子遮没了大半个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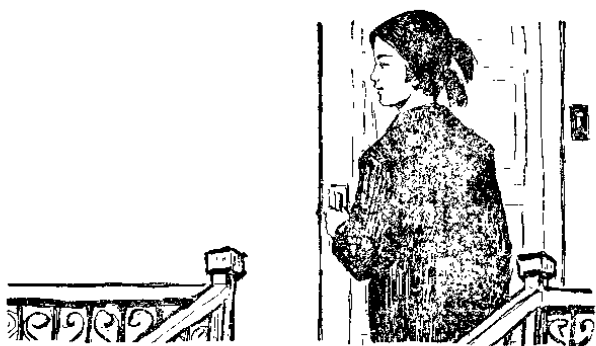
他是我哥哥中学时代的同学，叫李正华，六五年同期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当助教。他在化学系，我哥哥在教务处，但仍

在一个学校，来往仍很密切。听我哥哥说，中学时期，他就是班上的团支书，学校的数理化“尖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正协助一个教授进行017号实验项目的研究。六六年初夏，我面临高考。每星期日上午，哥哥帮我复习语文、外语；下午，则由他给我辅导数理化，解答疑难问题。就这样，他和我哥哥一样，成了我的校外辅导老师。但是，我总觉得他和我哥哥有点不一样。哥哥总是不断地跟我说，哪些可能要考，哪些不会考；哪些题将会怎么出，哪些题应该怎么答才能使主考老师满意等等。而他却总强调哪些是基础知识，必须掌握得扎实些；哪些是基本技能，应该反复练习；哪些部分在现行课本中显得过于简单，要通过课外读物去补充并加深理解，等等。哥哥常向我介绍他自己学习的经验，特别是常十分得意地教给我博得教师欢心的“诀窍”。每当讲到这些的时候，哥哥总是眉飞色舞，乐不可支。我觉得哥哥是十分聪明的。而他，却显得有点语迟。特别是每当我询问到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情况时，常常是淡淡地一笑，并不作答。哥哥给我的印象是“灵”，而他却更“实”。只有一种时候，他才显得才思敏捷，聪明过人，那就是当他进入他的化学王国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思路清晰，推理缜密。他那双透亮的双眼仿佛能穿过任何烟云雾霭。如果说哥哥的“诀窍”曾使我感到新奇，那么他却常使我眼界豁然开朗，引我深思。渐渐地，星期日下午的复习功课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在这个时间里，再好的电影我也愿意牺牲，甚至于我最爱看的体操表演也宁可放弃。固然是由于高考迫在眉睫，我得把高中学过的课程系统地复习一遍。但除此之外，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和他在一起我好象特别愉快。连那些枯燥的公式、定理也好像变得有趣了。有一个星期日，吃过



午饭，我从妈妈的提篮里选出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在绿色的果盘里。我象往常一样，等待着他的到来。可是，过了预定的时间半个多小时，他仍然没有来。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儿坐立不安，不断地走到窗前朝他来的那条路上张望。不知什么时候，我竟出了家门，下了楼，向他来的那条路上迎去。我仔细地搜寻着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生怕把他漏掉。我走过了两个街口，却始终不见他来。当我掉头回转来时，心里好象有点沮丧。但我一推开家门，就听到哥哥屋子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啊，他来了！听得出来，他的声音有点喘：

“啊——她出去了！唔，都怪我，自行车半路出了毛病，又改乘公共车……一下车我就跑……”我刚想推门进去，但马上又把手缩了回来。我哥哥的眼睛才尖呢，我不能让哥哥看出什么来。我轻轻地离开了哥哥的房门，向我自己的小屋走去。可是，怎么能让他知道我已经回来了呢？我灵机一动，把推房门的声音弄得特别响。还没等我走进自己的小屋，只听哥哥的房门开



了：“小妹，你……”我猛地回过头来，看到他手里捧着一个
小蓝瓷盆，里面长着一株刚移植的吊兰，他的眼角闪过了一丝
难以掩饰的喜悦……我接过了那株蓬勃喷绿的吊兰，高兴极
了。这是上星期他答应送给我的。他曾说过，他最爱吊兰，爱
它朴实无华，爱它四季常绿。但就在这时，我也看到了站在他
身边的哥哥的脸上也挂着笑，笑得十分诡谲。我心里又高兴，
又有点生气。他这个老实疙瘩啊，怎么能在哥哥面前过早地暴
露了自己呢！他怎么连对自己作一点起码的掩饰也不会啊！但
他，好象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似的。他依然象往日一样为我作
辅导。他大概是觉得我复习得不太扎实，临走时对我说：“不
能单纯着眼于高考，也不能满足于书本上的东西。知识的海洋
宽得很，深得很。要跳进去，游泳！”他约我下个星期日下午
到市图书馆去，他在门口等我。

我对他的话是十分信赖的。几个月来，每个星期日下午都
是我俩单独在一起。但是，与一个小伙子相约在某个地方会

面，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我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而他，尽管是我哥哥的同学，我的“老师”，但他毕竟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伙子啊！特别是刚才哥哥那诡谲的笑和我所感到的那相互急切见面的情景，使我的脸好象有点儿发烫。我情不自禁地偷偷瞟了他一眼。大概是由于我的情绪的变化影响了他，我感到他的眼光从满不在意地等待我的回答，忽然变得有点羞涩，两颊渐渐泛起了红晕。我连忙避开了他的眼光，从果盘里拿起那个红苹果递给了他，并轻轻地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我对哥哥说，下星期日，他约我到市图书馆去。哥哥又笑了：“唔，只要他下功夫，这次高考，你的数理化算是保险啦！”哥哥还说，他是个政治上比较成熟、业务上很有才华的人。他爸爸是延安大生产的模范，而今是农垦部门的一个领导干部。哥哥讲得好像特别特别详细，我也听得十分十分认真。

此后的几天，我感冒了，没有到学校去。但从报纸上我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点燃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也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锻炼。但我们赶上了这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我渴望着快点恢复健康，投身于这斗争的海洋。当时，我还不懂得，滚滚奔腾的大江大河，也会隐伏着逆流回折，也会夹带有碎石泥沙。伴随着任何一次伟大革命斗争同时到来的，也必然有各个阶级、各种势力的顽强的自我表现，也必然会泛起各种历史的污秽和残渣。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没有到学校去之前，时代斗争的风暴已经扣响了我的房门，使我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

星期六晚上，哥哥从学校回来了。我很想听哥哥讲讲他们

学校运动的情况。但是，哥哥却很神秘地对我说：“明天你不要到图书馆去了。他，出事了！”

“什么？”我急了，“他出什么事了？”

“真想不到，他的爸爸竟是个黑线人物。早在延安时期，就与黑线人物有联系。”哥哥脸上露出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他，是个修正主义尖子。你不要再和他联系了！”

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父亲不是延安时期的劳动模范吗？怎么成了个黑线人物？至于他，哥哥前几天不是还说他政治上比较成熟，业务上很有才华吗？怎么一下子成了“修正主义”啦？从我与他的接触中，我感到他是一个象水一样清澈透亮的人物，怎么能跟“修正主义”联系到一起呢？我弄不懂，我不相信。我追问哥哥：“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不是说过，他父亲是个老革命，至今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好传统……”

“你胡说什么！……”哥哥连忙打断我的话，“我们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否则……”

“那么，你相信他已经‘修’啦？你从初中时起就跟他是好朋友呀，你不了解他？……”

哥哥气急了，一下子暴跳如雷：“你……你怎么这样胡涂！”他好象又觉得自己的态度有点过分，于是，转而放低声音对我说，“我们得马上转过这个弯子。要不然，会连累我们的。”

啊，哥哥是怕连累自己。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如实地讲讲对一个同志与朋友的了解，就要受“连累”呢？难道我们能够因为怕受“连累”而随意抛弃一个自己十分了解的好同志、好朋友，甚至还人云亦云地随声附和那些不实之词，借以解脱

自己吗？……哥哥为什么会转得这么快呢？他们已经相处了十几年，哥哥对他是十分钦佩的呀！甚至在几天以前哥哥还曾在面前称赞过他……这一晚，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他那双明睿的眼睛总是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他现在正在干什么？他还能象以前那样坐在平静的书桌前吗？他还能象以前那样凝神思索 017 号实验所遇到的问题吗？他……他大概不会想到他所尊敬的父亲会是什么“黑线人物”吧！他大概很痛苦吧！……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抛弃他呢？即使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也不应该，不能够因为怕牵连自己而翻脸不认人。他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啊！我不能象哥哥那样随风转向，决不能。明天我要去，我要到图书馆去……我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时而，眼前出现了他在为我讲课时的神情；时而，脑海里又浮现出他约我去图书馆时的神情……当时，我为什么会脸红呢？他又为什么发窘呢？难道真有点“那个”？想到这儿，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我怎么也琢磨不透。越琢磨不透，也越是睡不着……

星期日下午，我如约来到了市图书馆。没有想到，他却失约了。我在图书馆进厅的读报栏前站了整整两个小时，腿都有点发困了，他始终没有来。我有点生气，正准备离开图书馆，一个工人模样的老大爷向我走来。他问清了我的姓名之后，递给了我一封信。啊，是他写的，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

“我失约了。但并非所愿。是为了不要连累你和你的哥哥。我成了一个‘黑帮子女’，‘修正主义尖子’，不能玷辱你们。今后不再到你家去了。请原谅。这封信请传达室陈大爷带给你，关于我的情况，他大抵了解，你

的哥哥也了解……”

“给他写封回信吧，几句就行，我带去。”陈大爷说，“不要相信有些人的话……”

我瞅瞅陈大爷。他的眼角上挂满着忧虑。我不知道陈大爷所说的“有些人”是指谁。也许包括我的哥哥？我来不及思索，便跟随陈大爷走出了图书馆。我对陈大爷说，明天下午我去看望他，请陈大爷转告他……

第二天下午，我穿过大学校园里临时搭起来的长长的大字报栏，走进了他所住的宿舍楼。嗨，楼梯、过道里全贴满了大字报。刚踏上通向三楼的台阶，迎面墙上一个刺目的标题向我扑来：《看，李正华的灵魂……》尽管我早知有人给他写了大字报，但当我真正站在这些火药味甚浓的字样前时，却仍然有点心悸。我一目十行地把大字报扫了一遍，字里行间不断出现诸如“剥开画皮”，“砸烂狗头”等时髦的字眼，还不断地剖析着他的“灵魂”，甚至于星期日帮助我补习功课，也成了他“毒害青年，把青年引向白专道路”的罪状。我很想看看他的“灵魂”。但直到读完整个大字报，也仍然没有弄明白大字报中所说的他的“灵魂”究竟是什么。但是，当我看到署名处写着我哥哥的名字时，我怔住了。我似乎感觉到大字报在剖析别人灵魂的时候，却暴露了另一种灵魂。我感到内疚、委屈、嫉愤……泪水在我眼眶里滚动着。我腾腾腾地上了三楼，向他的宿舍跑去。我想，如果这时我能见到他的话，我一定会忍不住哇地一声扑进他的怀抱……但是，我没能见到他，他的房门锁着，锁得很严。门上留着一张小纸条：

“我谢谢你，谢谢你。请不要再来了。”

小纸条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但我知道这是他写给我的。他为什么这样执拗地不肯见我呢？我相信，如果我们见了面，我们会有更深的感情的交流。但是，他却躲开了我。我只得轻轻地揭下了纸条，夹在我随身携带的小本子里。然后，又撕下一张小纸，留下了一个纸条。同样地，既没称呼，也没有署名。我相信，他也会知道这是我留给他的。

“我相信你，相信你。再见。”

这天晚上，我和哥哥“崩”了。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再见到他。但是，在我路过大学校门时从陈大爷所流露出来的深深为他担忧的三言两语中，从哥哥那不断变换调门但却永远洋洋自得的侃侃而谈中，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得知了一些他的情况。017号实验被作为“三脱离”的典型而中止了。但是他与那位教授仍在暗自研究着。陈大爷的收发室成了他与教授的情报交换站。后来，他在一个实验员的帮助下，常在夜晚悄悄地走进实验室。直到被人发现，抄走了他的全部资料和书籍……

我曾让陈大爷给他带过一封信，我劝他不要那么死心眼儿，不要再自找苦吃，要学会适应环境……后来，陈大爷告诉我：他见到我的信，十分激动，眼角挂着泪花。但是，当陈大爷让他给我写一封回信时，他拒绝了。他摇了摇头说，小妹并不了解我，小妹在变……他不愿给我写信，也不让我去看他。他对陈大爷说，让小妹走自己的路去吧……说这番话时，泪珠挂满了两腮。

学校成立革委会以后，哥哥当上了学校教育革命办公室的什么“副主任”。而他，却被下放到校办农场去了。听说，临